

馆长来了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是一所大学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

这个春节，位于浙江杭州的良渚博物院热闹非凡，展览、活动不断。天南海北的观众相聚于此，在博物馆里欢欢喜喜过大年。

除了常设展外，良渚博物院在春节期间特别奉上“宜子孙——汉代玉器集萃”跨年特展。展览汇聚175件/组珍贵文物，种类涵盖玉器、陶器、青铜器等，其中有58件/组国家一级文物、1件禁止出境文物。

1月29日-1月31日，良渚博物院开启“过个文化年——知识点红包发放活动”。这个特别的红包内含汉代玉器展和良渚文化展厅的科普内容，为观众带来知识点满满的新年祝福。

1月30日-2月3日，良渚博物院开展6场主题社教活动，包含“探秘良渚——良良的世界绘本配套课程”、玉器大发现亲子互动、雕刻玉器、错银工艺制作木牌饰等，为观众展现一场集观赏性、文化性、互动性于一体的新春文化大餐。

“博物馆是一所大学校，重要的是让观众愿意走进来。”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表示，当前公众对于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研究更贴近观众的需求，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在担任执行院长前，马东峰曾从事考古工作，历任杭州历史博物馆（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部主任、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在他看来，不论是从事文物研究，还是文物保护相关工作，都让自己获得很强的幸福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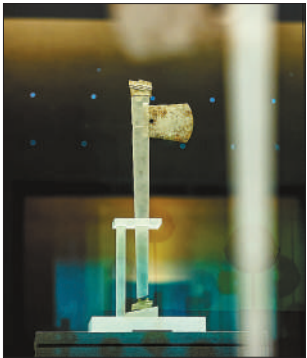
“考古更多是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博物馆则是思考如何将研究成果转化，让其在社会中发挥作用。”马东峰觉得，考古为博物馆提供基础，“当你对文物本身有了清晰的认知，你做出来的展览展示会更加丰富和精准”。

“我们不仅要研究良渚文化，还要更多地关注和研究社会心理和观众需求。”马东峰说，“更重要的是，创新和完善展览展示体系，做好文化传播。”

就相关话题，马东峰近日接受了中



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



玉琮组合。



良渚博物院神人兽面纹展示。

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一座关于良渚文化的专题馆

中青报·中青网：2024年5月18日，良渚博物院被评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相较其他一级馆，良渚博物院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

马东峰：良渚博物院是一座集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于一体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它是一个专题馆，和考古、遗址之间的关联度很强。

博物院内的基本陈列展览主题是“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琮国魂”3个展厅，重点展出良渚文化玉器、石器、陶器和漆木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此外，博物院还突破了考古遗址专题博物馆所面临的策展选题范围小、专业性较强、文物艺术之美关注度缺乏等问题，以良渚文化为原点，构建起涵盖研究型原创展、国家大型展会、线上展览的展览新体系，如“文明之光的折射：特殊儿童艺术展”“郁郁乎文哉——西周晋国玉器精品展”“不朽——大漆艺术五千年展”等。

中青报·中青网：玉器是良渚博物院的特色之一。在设计和规划上，对于玉器的展览和展示主要有哪些考虑？

马东峰：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用“玉琮国魂”来概括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良渚博物院用这四个字作为关于玉器展厅的主标题。玉器蕴含了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体现良渚遗产价值的一个重要物质载体。玉器的展示，重要的是让观众从中理解良渚文化，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此外，玉器本身的审美和艺术价值，也是我们要着重



良渚博物院。



玉琮。



玉璧。

展示的。

“一把玉锥散落地面”

中青报·中青网：除了文物，良渚博物院的建筑本身就颇具参观价值。在建筑和文博结合方面，良渚博物院已推出或者计划推出哪些活动？

马东峰：良渚博物馆是著名建筑师大卫·奇普菲尔德2007年的作品，他于2023年获得普利兹克奖。大卫·奇普菲尔德的作品以轻盈简约、低调和优雅著称。

良渚博物院从建筑设计初期，就十分关注如何结合建筑阐释、解读良渚文化。整体建筑的很多元素，就是从良渚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一把玉锥散落地面”是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良渚博物院的理念。从外观看，博物院犹如4个盒子，这取材于良渚遗址中一个墓葬中出土的一组玉锥形器。博物院的建筑整体坐落于湖上，立面采用了素雅的石灰石材质，风格粗犷简约，较好地

与周边山水景观相融合。

建筑和博物馆本身是相得益彰的。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在保证审美的同时，我们既要讲建筑的故事，又要注重它和良渚文化之间的关联。建筑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理念的传承。

中青报·中青网：良渚博物院周边配套游览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等。博物院是否结合周边的这些地点，推出一些面向公众的活动？

马东峰：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一个“1+3”的展览展示体系，包括良渚博物院、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老虎岭遗址公园，以及瑶山祭坛。良渚遗址面积非常大，整个区域内共有300余处遗址点，这些遗址点都非常重要，但是有些点位很多观众难以看到或关注不到。现在我们正在修建良渚文明探索绿道，把整个良渚遗址的遗址点串联起来，有一部分已经投入使用。

此外，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有一个对

6000年前的“花瓣纹”彩陶：我想要怒放的生命

交界地区。

在距今四五千年之际，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之间，从晋陕豫三省交界地带向北贯穿山西省，到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折向东，直至今辽宁省西南部辽河一带，存在一条通道；通过这条通道，北方“龙文化”与中原“华文化”二者之间进行过频繁交往。

彩陶是在未经烧制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如赭石、氧化锰、瓷土等为颜料，描绘出纹饰之后，再经入窑焙烧而形成的一种陶器。中国的彩陶大约出现在距今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主要的遗址都位于黄土地带，这或许与黄土地带稳定的农业生活及丰富的陶土资源等有关。

彩陶在仰韶文化时期曾经广泛分布，并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考古学家根据其时代和地域差异，又将这些不同地域特色的彩陶分为不同的类型或者文化。其中，有我们熟知的以关中地区为中心的半坡类型

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以黄河上游地区为中心的马家窑文化的大漩涡纹彩陶等，多种多样的彩陶，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百花齐放。

庙底沟文化一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中期，距今约6000年到5500年，以独具特色的“花瓣纹”彩陶为标识，波及范围北抵阴山、南至长江、东到大海、西达甘青。考古学家卜田认为，“在偌大的区域里，在众多的文化中，庙底沟文化的彩陶图案始终那么统一、那么规范，如同旗帜一般鲜明，使人一望即知其文化属性和功能”，这种“文化共识”，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融合。考古学家陈星灿称其为“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在庙底沟文化时期，聚落数量与规模也较之前有比较大的变化。如渭河流域的关中，仰韶时代遗址达1300处，其中庙底沟文化遗址占了大部分。聚落的规模也从数万平方米到几十万平方米不等，高陵杨

官寨遗址总面积甚至约100万平方米；其中环壕所围区域面积达24.5万平方米，环壕的周长约1945米，壕宽9米-13米，深2米-4米。挖掘这样规模的环壕，所形成的土方量达11万立方米，考古学家王炜林认为，“这等规模的工程单靠杨官寨一个聚落的居民是难以完成的。这与之前半坡文化姜寨遗址2万多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等级分化，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晋南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

有些学者认为，庙底沟文化时期因为农业的发展，社会复杂化加剧，人口的增长导致文化的扩张，从而促进了彩陶的传播。如果以《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东至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的区域作为参照的话，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庙底沟文化彩陶的分布范围与这个区域基本契合，

考古学家孙宏伟直言这是“黄帝部落的文化初觉”。

一件由著名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在1977年于山西方山县峪口采集的庙底沟文化彩陶盆，是山西发现的最完整的史前彩陶盆之一。器腹外壁绘制了两组红底黑彩的缠枝花瓣纹。这件彩陶盆上的花纹简洁灵动、色彩鲜明，堪称庙底沟类型彩陶艺术的经典之作。整个器形就宛如一个待放的花蕾，柔和中又蕴含着奔放的力量，让人不禁想起那首《怒放的生命》中所唱：“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

新石器时代彩陶装饰纹样的绘制部位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著名考古学家杨泓在《史前席地起居用陶器的装饰艺术——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中，解释了这些彩陶纹样装饰部位的设计理念：由于那时的人们在应用陶器饮食或盛物时，“常处于坐着或蹲着的姿态，这就

在铜镜上赏唐朝月光

无论怎样，这些铜镜标本中，半个唐朝月亮的美好形象还是能够展现在今人面前，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老歌《半个月亮爬上来》。近年来，有学者根据故宮藏镜上的铭文“侯瑾之”三字，认为真子飞霜镜上高士形象的原型应是东汉末敦煌地区的学者大儒侯瑾。

1955年，在洛阳涧西矿山机械厂发掘唐代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下葬的陈曦夫妇合葬墓时，考古队员惊喜地发现，墓中随葬了两面别具一格的铜镜。

一面是盘龙双鸂鶒月宫镜。钮下一条盘龙昂首高昂，鳞爪飞扬。镜钮两侧各饰一只长尾喜鹊，口衔绶带相对飞翔。最为奇特的是镜钮上方一轮圆月当空高挂，月中桂树枝繁叶茂，其两侧分别为月兔握杵捣臼、蟾蜍伸展四肢。另一面铜镜为螺钿镜。镜背上方，树影婆娑，明月高悬。镜钮两侧，两位高士席地而坐，一位举杯饮酒，另一位弹奏阮咸。清风明月，诗酒田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生活内容。

唐代张洎《千秋镜赋》云，千秋镜背“或铸或磨，是磨是削。刻以为龙，镂以成鸂”，“鸂飞如向月，龙盘以映池”（《文苑英华》卷一〇五），与盘龙双鸂鶒月宫镜上的纹饰恰好相符。盘龙、双鸂，祥云，月宫中的玉兔、蟾蜍、桂树，成为此类铜镜的画面主体，引发人们对月宫的美好想象。

从半个月亮爬上来的真子飞霜镜，到



作者供图



作者供图

的四字铭文而得名。镜背上部中央为祥云托月，半个月亮若隐若现。也有人认为，镜子上方的半圆形纹饰不是月亮，而是太阳的形象。镜钮形制较为奇特，是一只乌龟伏于荷叶之上。镜钮一侧，一位隐士“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另一侧则是一只鸾鸟独立石上。

“真子飞霜”究竟何意？有的说，端坐竹林前的抚琴高士名为“真子”，所弹琴曲为“飞霜”；有的说，整个画面反映的是古代孝子尹伯奇放逐于野的故事；有的说，这是有关伯牙弹琴的典故；甚至还有有人将其与佛教、道教人物等联系在一起。众说纷纭，令人如坠雾中。

有一面真子飞霜镜的来历较为独特，是1983年浙江宁海文物普查时征集到的。据说，此镜为当地村民在溪流中发现。镜缘上部略有磕碰的残损痕迹，其余部分

外开放的考古基地，这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现场，观众可以到这里体验考古工作。

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文化盛宴

中青报·中青网：在社会教育方面，良渚博物院打造了哪些主题品牌、特色课程？
马东峰：近年来，良渚博物院基于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不断推出科普文章和读物。例如，目前已推出科普图书《中国早期文明丛书》、绘本《五千年良渚王国》等。

良渚博物院积极推进良渚文化进学校、社区、老年公寓、企业等；同时运用社会参与、跨界合作、互联网传播等方式，探索良渚文化活态利用的有效路径，逐步确立了良渚特色的博物馆教育理念。我们发起“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致力于推动全民化、无差别化的博物馆教育服务；打造“良博奇妙夜”“世遗×非遗”“良·雅·集音乐会”“良渚讲堂”等全年龄段覆盖的社教品牌，向公众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

数字化也在展览展示中得到广泛应用。良渚博物院多次举办数字展，例如“一起：寻找文明之光”特殊儿童数字美术馆、“鸟迹虫文：良渚文化刻画符号虚拟体验展”等。在常设展厅，观众戴上AR导览眼镜，也可与良渚文明“零距离”接触。博物院官网还推出了常设展虚拟导览，足不出户，观众便能真切感受到良渚文化。

中青报·中青网：近年来，良渚博物院在文创开发上有哪些创新尝试？

马东峰：文创开发是传播良渚文化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关注文创带来的经济效益，但更多关注其中的社会效益。

通过自主开发、品牌合作等方式，目前良渚博物院已推出文创产品600余款，涵盖日用家居、文具办公、贵金属、饰品、家纺、益智玩具、工艺品摆件、食品、箱包、服装服饰、纪念品11个大类。例如，馥郁良渚系列香薰产品获2024浙江省“浙派好礼”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评选文博文创产品类银奖；良渚文化的少量玉璧、玉琮上刻画有鸟立高台形态的特殊符号，羽栖香台氛围香薰灯以此为灵感来源，将古老艺术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与此同时，良渚文创积极参加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博览会、“杭州奇妙夜”、温州文博会、长三角文博会、杭州文博会等大型展会活动，进一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中青报·中青网：你觉得未来的博物馆会是什么样子？

马东峰：未来，我们将将博物馆展览展示、研究、传播的体系建得更加完善。我们要积极发挥博物馆在社会文化方面的引领作用，用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为观众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文化盛宴。

引致主要花纹带的布置，选取在人们蹲、坐时视线最集中的部位”。这与苏轼在《私试策问》中谈到“古者坐于席，故筵豆之长短，簠簋之高下，适与人均”的情形相符。

然而，这样一个花蕾终究还是枯萎了。在距今4500年前后，中国历史进入以灰陶为主的龙山时代。这是一个让我从本科时代就感到困惑的问题，因为从直观的视觉效果来说，彩绘可以表达更加丰富的精神世界，如果从简单到复杂，那么应该是灰陶在前，彩陶在后，然而考古地层学证明彩陶流行的仰韶文化时代要早于色调简单的龙山文化。

对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来请教过一些学者，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直到最近读到艺术史家巫鸿新著《中国绘画：远古至唐》中的一段话：

昔日仰韶文化中心的中原，则被龙山文化的一支所占据，该文化来自东部，以制造带有印纹与瓦纹的单体器皿为特征，因此当青铜艺术在这一地区随后出现并获得迅速发展时，青铜器以铸造而非彩绘作为主要装饰方式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灰陶取代彩绘红陶，可能更多的原因不是技术，而是文化传统的不同。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喜欢那个百花灿烂的时代。（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

的嫦娥飞升至空，手托“大吉”铭牌，玉兔忘记了捣药，蟾蜍起舞。“大吉”就是大吉大利。

1966年，在隋唐洛阳宫城内发掘7座烧瓦窑，其中，4号窑后壁上阴刻“大吉”两字。洛阳宫城遗址内还出土吉字凤鸟纹方砖。这些文字与月宫镜上的铭文一样，均寄托了唐朝人对未来生活的美好祝愿。

最后想说的这面月宫镜，是一个“终结者”，它宣告了大唐月宫镜题材的结束。1955年，这面方镜出土于湖南长沙丝茅冲8区29号唐末五代土坑墓中，这是我见到年代最晚的月宫镜。形制也很特殊，方镜中套一圆形，嫦娥、玉兔、蟾蜍、桂树，月宫镜上的各种元素均有。

亘古不变的十五之月，无论是唐朝还是现在，都是一样圆，只不过唐时的明月更加古朴，更有诗意，寄托着诸多诗人的浪漫情怀与美好遐想。进一步延伸阅读，可参阅我的新书《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

唐代的月光，凝聚在唐时的镜上，映照着今人忙碌的身影。有人说：江湖上漂荡着两条船，一条叫“名”，一条叫“利”。太史公亦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元宵将至，从名利的桎梏中暂时解脱出来，跨越时空，感受一下唐时的月光，品味着月宫镜上积聚千载的唐朝月光，你是否体会到了那份穿越带来的闲适与惬意呢？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飞龙在天：中国铜镜史上龙纹形象的三次转变》作者供图